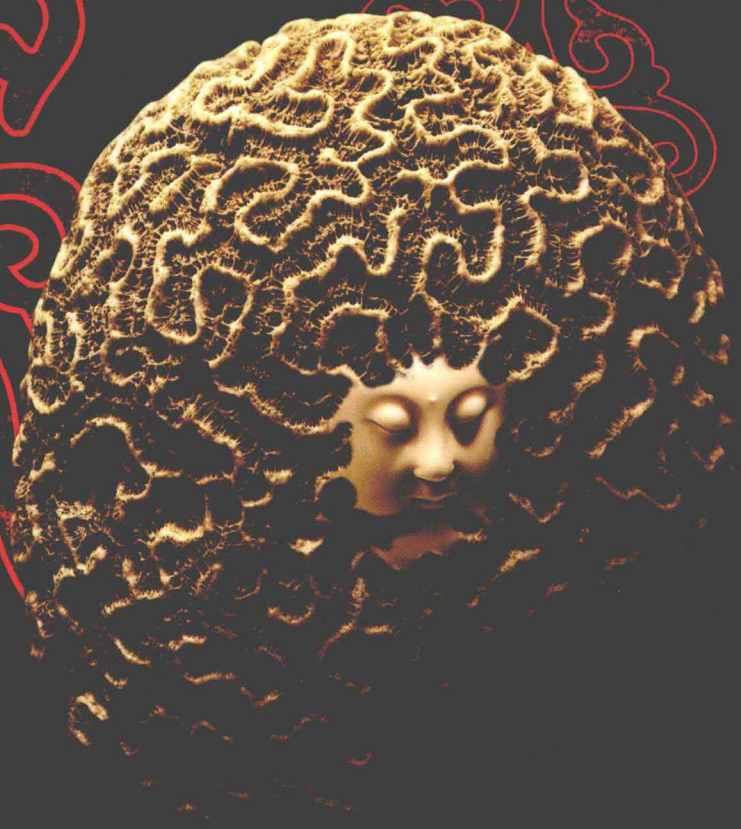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1小说



看《鉴宝》，捉黄雀。

鉴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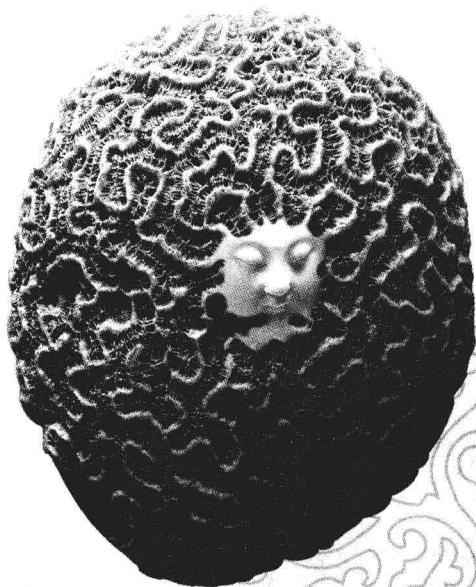
大案现在开庭

李贺
作品

抽筋剥皮 抽丝剥茧
价值连城的陨石想说出什么秘密？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

鉴宝

李贺作品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鉴宝 / 李贺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1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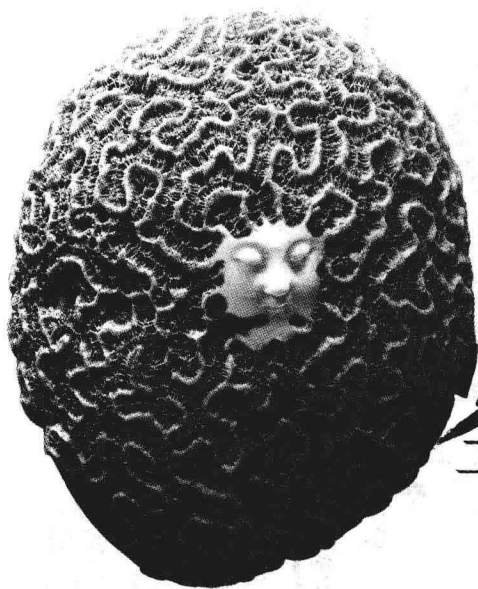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244-959-6

I. ①鉴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28265号

作 者 李 贺
责任编辑 赵大新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19.75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959-6
定 价 29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

鉴宝目录

序 章	天罚	/ 1
第一章	冰心道人壶	/ 4
第二章	鹿皮图	/ 19
第三章	符号	/ 36
第四章	“专家”	/ 54
第五章	惊涛	/ 68
第六章	山鬼	/ 83
第七章	魂断	/ 99
第八章	鬼村	/ 117
第九章	异象	/ 134
第十章	珍陨	/ 149
第十一章	抓“鬼”	/ 164
第十二章	心痕	/ 179
第十三章	葬礼	/ 194
第十四章	偷坟	/ 211
第十五章	买不来	/ 227
第十六章	反叫价	/ 243
第十七章	非常拍卖	/ 259
第十八章	逐星	/ 275
第十九章	大结局	/ 291



——序章 天罚——

一九六二年春——河南——深山

“快！下吊索！这叫‘破土见财’！好兆头！”一个长者模样的人站在坑边上扯着脖子喊。

一具金丝楠木棺材，在村头的荒地里重见天日了。

几个中年妇女交头接耳：“哼，修水渠挖出棺材，晦气都来不及，还见个啥财哩……”

“我向毛主席保证，这里面绝对有好东西！”一个猫脸的汉子叉着腰，啧啧地咂嘴。

“我呸！你还有脸提敬爱的毛主席？”妇女瞪了他一眼。

一群壮汉七手八脚地在棺材上方，搭起了三脚架，有人跳下坑去，刨了刨棺材下的土，用缆绳牢牢地兜住这口棺木的四角。

北方的棺木，与南方的有些不同。南方的棺，通常比较厚重，形状比较圆滑，通常要刷上黑漆或者朱漆。北方的棺材板子相对薄一些，而且见棱见角，棺体多为雕龙刻凤，而且底部都有个空心的座。

这主要是由于北方的葬俗，讲究死者不接地气，也就不会发生尸变。

当然这只是民俗，尸变不尸变，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。

坑底的汉子，兜好缆绳，拍拍棺材盖子，冲上面喊：“中！起财咧……”

这个村子，四面背山，村口穿过一条山间狭路，正对逍遥河。听风水先生说过，这样的格局，叫作“藏风聚气”，是难得的宝地，“外邪难入，内财不泄”。

村里的老人讲，当年段大帅（段祺瑞）带着大军路过这里进行战略性避难，称赞此地“人杰地灵”，这里的娃娃长大能当上府台。





其实这也不大可信，因为村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识字，别说府台，连蒜苔都没出一个。所以人们对什么战略性避难的北洋之虎段大帅，自然又鄙视了。

然而这“藏风聚气”的风水，人们也就不以为然了，大家该怎样耕田，还怎样耕田，一如既往。

就在1961年，村东的“老隔硬”在自家地里挖出一副棺材。

那里面除了一副骨架以外，还有满满两罐子白花花的银元宝。

老隔硬因此暴富，又怕别人揭发他家走资本主义路线，全家偷着迁到沁阳城里住洋楼了。

紧跟着，豆腐坊的胡二愣子，在给儿子盖新房挖地基的时候，也挖出了一副棺木，棺材里同样是满罐子的金银财宝。胡二愣子自然也成了资产阶级，不敢留在村子里，举家迁走了。

这一下，全村的人可眼馋了，都盼着自家地里能挖出个资本主义棺材来。

从此，村子里的人有事没事，就到村后树林外的地里“修水渠”。

当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运气，也并不是每具棺材里都有宝贝。大多数棺材里还都是一堆枯骨的。然而那些没有任何宝贝陪葬的可怜的“棺材瓢子”，人们也就不再费力埋回去了，干脆连同他们容身的匣子，一并用牛车拉了丢到后山去。也有的，就留在原地。

如此之多的棺材，侧面告诉人们一个信息，那就是这里的确是个风水宝地，否则，前朝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葬在这里。

一具具棺木被挖出来，久而久之，后山成了丢弃棺木和枯骨的专用场所。这无疑使这块无瑕的风水宝地，染上了污点。

后山成了禁地，村里人渐渐地对后山从心底产生了恐惧，村子里甚至有人传起“闹白凶”的谣言来。

所谓“白凶”，就是指尸体下葬多年，环境所致而不腐，全身干瘪，皮肤上长出细细的茸毛，科学上分析，这主要是一种霉菌的缘故。相传弃尸在荒野岭的白凶，通常昼伏夜出，见到动物或活人，就会扑上去吸干血液。

鉴于这个谣传，村子里多半人夜间是不敢出来的。

然而单纯的传说，还是无法抑制住人们挖棺材的热情。这不，村长动用了大工，立誓要把自家的黄芪田翻个底朝天。

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今儿总算找到一具。看这棺材的外观，乖乖！金

丝楠木雕花！看来墓主生前身份一定不一般。

村长的手颤抖着，脑子里满是洋楼钞票和细粮……

“喀喇啦！咣！”随着棺材盖子被镐头抡开，忽然一声惊雷似的巨响震得村民们浑身一激灵！紧跟着便是大地剧烈地颤动了一下！

“啊！白凶！棺材里有白凶！”

“白凶发怒啦！天谴！”人们在恐惧中四散奔逃。





——第一章 冰心道人壶——

二零零七年晚春——北京——京南出租屋

火热的夏天，来得太迟了。

陈天巡放下手中的一本《忠义水浒传》，叹了口气：“唉！一百零五个男人，和三个女人，在一起能做什么？”



他缓缓地走到窗前，眯着眼睛望着窗外懒洋洋的太阳，心中想着餐桌上吃腻了的鲍鱼海参，龙虾海蟹，以及早已厌了的两个情妇……

新加坡海边的别墅，应该卖掉一处了，因为应酬太多，没时间过去休养，那几处二层小楼却成了他思想上的负担……

院子里车库中的两辆保时捷，左右也应该出去遛遛了，总放着也会出毛病的……可是偏赶上司机请假，他自己高贵的腿，是绝不掉价去踩油门的……

妻子每个月都坐飞机去巴黎买衣服，这几天耳根子清净了许多。

“哇！哇！哇……”

里间屋，婴儿的啼哭打断了他的思维。

妻子段月晴的喊叫，夹杂在孩子的哭闹声中从厨房里飘出来：“陈天巡！家里没米了，出去买点儿啊。”

“没米了？怎么会？前天我才去邻居家借了两碗啊。”陈天巡结束了他的白日梦，回到了现实中。

“你表舅昨天来，不是煮了粥吗？”

陈天巡不言语，去翻墙角钉子上挂着一个破羽绒服，翻来翻去，只找到一张破了角的五毛票。

“你还有钱吗？”陈天巡用手擦了一把脸，同时也抹掉了脑海中那些鲍鱼龙虾、名车豪宅。

厨房的布帘挑开，露出半个消瘦的脸和乱草一般枯黄的头发：“你问我要钱？我哪来的钱啊。你也不出去找事做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你还整天捧着这本《水浒传》看闲杂儿。你拍拍胸脯想想，这个月的房租交了没，水电费也没着落……”

“得、得、得了！打住！啊。”陈天巡一摆手：“我这叫隐居，现在是我事业的低谷，你就忍忍吧，等咱富了，就要啥有啥了。”

“富你个头！你成天在家看《水浒传》就能赚钱了？我看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”妻解下围裙，跑到卧室，抱着孩子呜呜地哭起来。

陈天巡背着手，在地上寻了个烟屁股，走进厨房用煤气炉点起来：“放心啦，钱嘛，会有的。”

妻带着哭腔的念秧儿：“你成天在家待着，怎么会有钱？你看看和你一起进京来的老宋，人家做了驾校的教练，现在一个月两千多块……你呢？”

“你别拿我跟老宋那厮比！”陈天巡瞪眼了：“他爹是酒厂当官的，有的是门子，我爹是种地的，怎么比？我老子要是市长，我还用上什么班？”

“就算你爸是地球球长！他能养你一辈子吗？”妻也扯开了嗓门：“再看看你堂弟，人家年纪轻轻就做了研究所的副所长……”

“有完没完？滚你妈蛋！”

陈天巡喊着让妻子滚蛋，自己却摔门出去了。

走在大街上，陈天巡越想越气：这是什么世道？你看看，成了什么样子？大街上十七八的小姑娘，就敢开着小跑车耀武扬威……还整天跟吃了笑药儿似的。这些腌臢厮们……羡慕死老子了……

十字街口，一辆蓝色的轿车在马路中间慢慢悠悠地掉头，大抵是新手吧，扭了好几回都没有如愿。

陈天巡看在眼里，怒由心起：这泼才小娘，不会开车就不要开嘛，交通都让你们这些菜鸟堵塞了。婶可忍叔不可忍……

他喉咙里鼓气，憋好一口痰，打算“呸”之而后快。谁知没等他出声，身后的便道上却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：“呸”。

陈天巡猛回头，想看看是哪位“好汉”像自己一样仇富。

这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正瞪着眼，望着大路中间那扭捏的轿车，嘴里嘟囔着：“什么破技术，糟蹋这辆车了！”





这人身高一米八左右，上身军绿色户外竖领夹克，下身迷彩海军陆战队作训服，脚上蹬着一双高腰军警靴。往脸上看，瓜子脸，黄脸膛，高鼻梁，两道剑眉倒竖，小分头，鼻子上架着特大号的偏光蛤蟆镜。

陈天巡意外见到此人，用手捋了捋小寸头，白净的大方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几步走上前，一把抓住这人的手，一对虎眼眯成了缝：“啊呀！兄弟！是你啊？”

这人摘下蛤蟆镜，一双杏眼上下打量了一下陈天巡，面露惊讶之色，笑出左脸上一个酒窝，猛地挽住陈天巡的胳膊：“啊呀！大哥！你啥时候来北京啦！”

这人正是陈天巡的堂弟陈羈言，古生物研究所的副所长。

陈羈言师从郭文鼎教授，原先是博物馆的管理员，同时也是一名化石猎人，天南地北到处挖掘化石，为博物馆搜集藏品。后来辞职，潜心研究郭文鼎的鸟类起源学说，居然当上了古生物研究所的副所长。

“我来北京这都两年了。”陈天巡扭着头去看那扭捏的蓝色小车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联系我？”陈羈言略带埋怨。

“嗨！大伙都忙嘛，也就一直没跟你联络。”

其实陈天巡之所以没有联系这位堂弟，主要由于他现在已经是个副所长，而从前那个博物馆豪放不羁的小管理员儿，已经从陈羈言的身上，看不到任何影子了……

一向孤傲的陈天巡绝容不得年龄小的人比自己强。

“大哥现在还看《忠义水浒传》不？”陈羈言笑笑，露出左脸上的一个酒窝。

陈天巡也不回答，拿着大哥的架子，用手一捏他屁股：“这么长时间看不见了，你小子在野外风吹雨淋的，想不到模样一点没变，还是长得这么水灵，像个大姑娘。”

“拉倒吧，我要是长得像姑娘，沙和尚都可以去选美。”陈羈言拨开他的手：“大哥，这是干什么去？”

陈天巡撇着嘴，晃着肩膀子笑笑：“还不是跟你嫂子吵了几句，出来散散心啊。”

“哦！为什么吵架？”陈羈言关心地望着陈天巡的眼睛。

陈天巡避开陈羈言的目光，眼睛瞅着自己的鞋子：“唉！还不是……你嫂

子说中午吃西餐去，我说吃鲍鱼捞饭，结果争执不休，我一赌气，就出来了。唉！人要是有了钱啊，就是麻烦，真怀念当初粗茶淡饭的日子啊。”说完肚子里咕咕噜噜作响。

陈羈言大大讶然了：“啊呀，哥哥这是发了什么横财啊？成天鲍鱼捞饭地招呼啊。”

陈天巡晃着大方脸：“嗨！不就是做了点小生意吗。”

“哦……”陈羈言看了一眼腕子上的红光探洞表：“啊呀，大哥，本来呢，咱哥俩应该找个地儿坐坐去。这不我还有点急事，得先走一步了，你住哪里？回头我去看你。”

“啊呀，不用，我家别墅离得远，在郊区呢……还是我去找你吧，你还住西便门吗？”

陈羈言点头：“是啊，还在那儿住呢……我除了在所里，还经常出去绕世界转悠，摸化石，有机会一块儿出去玩吧，挺有意思的。”

陈羈言随口一说，把一张名片塞给陈天巡，挥手招来了出租车。

“对了！”陈羈言忽然又走回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石头塞给陈天巡：“大哥，这是我在野外随手捡的，你拿着玩吧。”

说完他坐上了出租车，绝尘而去。

有机会一块儿出去玩吧，挺有意思的……这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陈天巡的心里。

“跟着这个化石猎人出去捡捡剩捞，卖个三百五百的……主意不错。”陈天巡打定了主意。

他举起手里的黑石头仔细看看，见这个核桃大小的玩意儿，通体黑褐色，带有油亮的光泽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石头表面几个像是手指捏过的印记，深深浅浅的极不规则。用手掂掂，还真沉。

“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铁矿……”陈天巡不大喜欢，但是想到是久未谋面的堂弟所赠，一时也不好意思扔掉。

正午，各大饭店里飘出阵阵伴着推杯换盏声音的酒菜香气。

陈天巡咽了口唾沫，望着一家名为“九道江山”的大饭店门前一排排的汽车，咬牙切齿了一番：“奶奶个熊猫，什么玩意儿，回头老子全给你们扎了胎，堵了排气筒！”





他扭着脸一面走一面隔着饭店玻璃朝里望，一个个满嘴流油或不流油的先生，和那些优雅或不优雅的女士，使陈天巡感到从心眼里那么不舒服。

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，只盼着能找到一个熟人，接济自己一下。然而，刚才碰到了陈羁言，却被虚荣的毛病冲昏了头脑。

陈天巡溜溜地在街上转悠了半天儿，回到城南自己的出租屋里。

孩子已经睡下，妻子坐在窗前，没好气地望了他一眼，继续扭回头看捡来的过了期的报纸。

陈天巡掏出街上捡回来的烟头，走到煤气炉旁边，想打着炉火点烟。

妻子听到了煤气炉打火的“哒哒”声，连忙问：“你做饭啊？”

“我点烟！”陈天巡耷拉着脑袋对着煤气灶上幽蓝幽蓝的火苗，点燃半截烟屁。

“抽！抽！抽！就知道抽！抽死你！”妻子又在挑战了。

陈天巡的火儿“腾”地一下冲到了脑门：“你他妈存心找事是吧？”

妻子将手中的报纸一扔：“陈天巡！嫁汉、嫁汉，穿衣吃饭！你看看你，啊？游手好闲，什么事情也不做，嫁给我吃过什么？啊？以前你在老家，一个月几百元还能承受，现在呢？来到北京，我又生了孩子……”

陈天巡越听越火，男人的自尊受到了打击，他随手从厨房的窗台上摸起一个物件，想对准妻子扔过去：“你给老子闭嘴！”

那物件还没出手，陈天巡忽然间望着手中物愣住了。

这是一个脏兮兮的紫砂壶，还是结婚时，妻子从娘家带过来的。

陈天巡把它拿在手里的时候，忽然想到：这个玩意，我早就怀疑它是个古董，我为什么不拿到古玩市场去夸夸价儿呢？弄不好能换他几箱子方便面呢。

想到这里，陈天巡把这个紫砂小壶儿顺手用抹布包了，径直出门。

刚出门，妻子追出来喊道：“你又想干什么去？”

陈天巡头也不回：“干什么去？给你找饭门去！”

二零零七年春——北京——潘家园古物市场

“清末民初的，嗯……”

潘家园藏云阁老掌柜、陈天巡的房东李文轩先生，戴着大号儿的水晶石花

镜，仔细端详陈天巡放在柜上的紫砂壶。

“这个……值钱不？”陈天巡不管什么清末民初，他最关心这东西的价钱。

李文轩拿起紫砂壶，指着壶底上的印章：“看见了把，这款儿是‘冰心道人’。”

“哦，是个老道啊！”陈天巡四六儿不懂。

李文轩先生摇摇头：“‘冰心道人’是清末民初年间紫砂大师程寿珍的号。你这把壶，颜色有点儿像瓷器中的茶叶末釉，这壶身正面呢……就这个凹进去的龕，你看，这里面还坐着一小人儿……龕外壁装饰有桃树、桃花、桃叶，还有这壶身另外三侧都是雕刻的飞云纹儿……你看看，多么典型的程寿珍作品啊。”

“李叔，你别跟我白话这些没用的。”陈天巡已经从李文轩语气中听出这是个宝，现在他急于把这把壶变成方便面：“究竟能卖多少钱？”

李文轩先生摘下眼镜，放在一旁，摸出鼻烟壶儿来，倒了点儿末末在手指上，吸进鼻子去，稍后，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。

“天巡啊，你知道，叔儿是玩石头的，不玩儿紫砂壶……”

“哎呀！您咋不是玩儿吗，给个价儿得了……”

李文轩摸着冰心道人壶：“呵呵，玩收藏这行儿啊，喜欢的东西千金难求，不喜欢的……无论多金贵，也是一文不值啊。”

陈天巡的屁股都潮了，急得横蹦：“哦，感情您老白话了一堆，不要我这玩意儿啊？”

“你别急。”李文轩回头找了个锦盒儿，装了那冰心道人壶，递还给陈天巡：“东西肯定是好东西，叔儿明儿个给你带个买主儿，估计这壶卖他个十万八万的不是问题。”

陈天巡一听可乐惊了：“呵呵，那我可得好好孝敬孝敬您老！”

“家去吧！回头记得赶紧给我交房租，叔儿就乐颠儿咯，吃瓦片儿的也不容易啊。”

“哎！这玩意儿卖出去，先给您老交房租，那我就仰仗叔儿了。”天巡的膝盖弯下去。

“去吧，明儿一早儿，我就把买主儿给你带过去。”



二零零七年春——北京——监狱门前

晚春下午懒洋洋的阳光，晒得人昏昏欲睡，高墙里的杨花柳絮忽忽悠悠地跟着暖风翻出墙来。

她进去的时候，穿的是风衣，毛呢料子的冬裙和过膝的长靴，现在这些全部归还给了她。然而这个季节，服刑时的囚衣比这身要轻便多了。

大路两旁红色的便道砖，夹着中间一道灰褐色的痕，雪白的柳絮落在路面上，好像在给这道伤口撒盐。

高墙外的空气，很清新，也很自由。从前的事，尽数留在围墙里。

也许人生本就是一堵围墙，人们不断地走进去，走出来。

起风了……一段辛酸的往事，走过了……一条干净的街道。



二零零七年春——北京——博物馆

陈羈言下了出租车，噔噔噔地踏上了博物馆的十七级台阶。对于这些台阶的情况，他比现任馆长王奕翔要熟悉得多。

博物馆门口检票员小袁，大老远地看见陈羈言走过来，作为以前的同事，她迎出去：“哎呀！石头……啊……陈所长！你来啦！”

“小袁，别扯淡，不是一直叫石头吗，现在咋成了陈所长……奕翔在吗？”

“嗯，馆长在等你。”

陈羈言对博物馆的一切都那么熟悉，包括迎门的暴龙化石。

他跟着小袁径直奔向办公区，远远地便看见一个身着灰色西装的高大汉子迎过来。

王奕翔是辽西人，曾经是北古所研究员，由于成绩突出，年前接替前任馆长张宝亭管理博物馆。他生性豪放，虽然说着普通话，却带有东北浓浓的野山鸡炖蘑菇的味道。

“哈哈，陈大所长！你咋才来啊，快，屋里坐！”

陈羈言进屋，一屁股坐在馆长办公桌后面的转椅上，抓起王奕翔的烟来，抖出一根儿点上：“奕翔啊，有句话怎么说的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陈羈言抓抓小分头：“叫那个……哦，对了，家门口的草不吃，等着外国驴来啃一口，才知道甜是吧？”

王奕翔笑了：“你个臭石头，我怎么听着你话里有话儿啊。”

陈羈言把脚翘在桌子上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前一阵子你是不是请了一帮南京的专家，跑逍遥河边儿一个山里看地层去了？”

“哎呦！我的大所长哎，你连这个都知道啊！”王奕翔拍着陈羈言的肩膀：“这世上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讨老婆我不知道。”陈羈言和王奕翔交情不一般，谈话自是跟拉家常一样。

“哎！”王奕翔叹口气，正色道：“石头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前两天啊，的确是请南古所的赵瑞成所长去过那边的山里勘探，哎……你先说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陈羈言吐出一口烟：“赵瑞成咱们常打交道，他们南古所，咱们北古所，你想，能不认识吗？他们出发前我就知道信儿了。”

“哦！”王奕翔拍拍宽大的脑门儿，眯着豹子眼，用手一捋络腮胡子：“这样啊，这就是你说什么外国驴咯。”

“他们后来怎么样了？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了吗？”陈羈言闭着眼睛问。

“他们……”

“啪——！”陈羈言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医院！”

这一拍，王奕翔浑身一激灵：“怎么？这你也知道？”

“是啊！咱所儿的冯雨、谭馨他们当时也在那边儿考察，正好在逍遥河边儿遇到他们。”陈羈言站起身来：“当时跟着赵瑞成所长的三个化石猎人，全部精神失常。赵所长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至今昏迷不醒！”

“原来是你的人救了他们。”王奕翔咬着嘴唇点点头。

陈羈言抓着小分头：“我的人把赵所和三个化石猎人送到医院，第一时间跟我汇报了。”

王奕翔挠挠大胡子：“你的人高风亮节啊，救了人不留个名儿……不过说的也是啊……逍遥河边儿大山里，难道真的有鬼？”

“有鬼？”陈羈言皱着眉：“这话儿怎么说的？”

“你的人去那边考察，有没有进入逍遥河北面的深山？”王奕翔问。





陈羈言想想：“没有，他们的任务在南岸考察古人类石器遗址，不过他们是在北岸发现赵所长一行的。”

“北岸……”王奕翔紧紧握着拳头，来回踱着步子：“北岸深山里有个无人村……我叮嘱过他们不要去那村子的……”

“奕翔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逍遥河北岸到底有什么猫儿腻？”陈羈言面色凝重。

王奕翔望着桌上的一叠儿资料文件：“逍遥河北岸，曾经居住着许多人家，但是一夜之间，全村的人都搬走了……原因是一口棺材被打开了。”

“哎！王奕翔同志！咱可是唯物主义者啊，你不要搞封建迷信宣传！”陈羈言听这话后背有点儿发凉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王奕翔叹了口气：“据说那个村子的人，全都喜欢挖棺材，拿里面的金银财宝，后来天上降下了鬼神，打算报复村民。根据资料记载，当时天上一道火光，大地颤动，村民们全吓坏了，纷纷收拾东西远走他乡了。”

陈羈言噗嗤笑了：“哎呀，这扯淡话你也信啊？”

“谁信啊？信我还委托赵所长他们去看地层？逍遥河北岸虽然方圆百里没有人烟，但是根据地质图来看，那里是侏罗纪晚期的地层，绝对有可供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。”

王奕翔谈起科研资料，两眼放光，但是这光芒随即黯淡了：“可是为什么赵所长和三个化石猎人会遭遇不幸……我实在想不通有什么理由……赵所现在昏迷不醒，三位化石猎人又疯疯癫癫……”

“所以你叫我来，想委托我去解开那个谜？”陈羈言摇晃着腿，把烟卷儿掐灭。

王奕翔摆摆手：“不是委托你，是请求跟你组队，咱们一起去。去逍遥河北岸，解开二十年前那个天降火光的秘密。同时查出致使赵所他们遇险的真相，也算给南京方面一个交代。”

“呵呵呵，奕翔啊，主要是为你自己的愧疚埋单吧。”

“算是吧……毕竟是我委托赵所他们的。”王奕翔缓缓踱到窗前，望着外面挤在高楼大厦缝隙中的一丝天空。

陈羈言重新坐下，拿起那一摞资料翻看着：“逍遥河北岸……我很有兴趣，你不说，我也要去。”